

菊花與劍(5) --- 負欠感

原著：潘乃德(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1946.)

譯者：黃道琳，中譯本，2014年5月2日《好讀書櫃》典藏版

- 西方人極不重視他們對世間的負欠，也不重視世間賜與的恩惠，包括受到的撫養、教育、愛護，他們並不會感到虧欠。日本人則相反，他們自認為是歷史的負欠者。西方人稱之為祖先崇拜的，其實並不是祖先崇拜，對象也不完全是祖先，而是在儀式上對歷史債務的承認。這種虧欠感不只是過去，各種人際接觸也會增加他當前的負欠。
- 日文和中文中都有一個字叫「恩(on)」，很難翻成英文，因為其中的涵意是西方人很陌生的。它不是「obligation(義務)」，不是「loyalty(忠誠)」，不是「kindness(仁慈)」，不是「love(愛)」，它是指「一個人所盡力承負的負擔、債欠、重荷」。接受一個不是自己的長上或至少是同輩的「恩」，是很難承受的。當他說「我受過某人的恩」，意思是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並稱施予者為「恩人」，做人絕不可「忘恩負義」！日本著名的「忠犬八公」，就是連狗都會報恩的故事。
- 所謂的「母恩」所指的並不只是母親給子女的愛，而是他所負欠於母親的一切，「恩」當然意含著愛，但主要的意義是債欠。每個人都從父母接受了「恩」，就是東方所謂「孝道」的基礎，由於子女對父母負有債欠，所以必須盡力償還，連自己對子女的撫育，也是欠父母之恩的部份償還。而在美國，記住「親恩」幾乎就等於善待父母而已，因為父母的照顧子女並不是子女的債欠。
- 當人們提及「皇恩」，是指一個人對天皇的債欠，也是一個人最大的債欠，就包括了必須以無限的接受和忠誠來回報。日本人盡了一切辦法，把這種感情集中於天皇一人，把什麼都說成是天皇所賜，所以開自殺飛機、戰到最後，都是在償還欠於天皇的無底深「恩」。
- 一個人對老師及主人也負有特殊的「恩」，因為這兩種人都曾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幫過忙，所以當他們遭遇困難時，必須給予幫助，甚至在他們死後，還要照顧他們的後代。
- 在日本，原本「愛(ai)」是指長上對屬下的，有「庇護」的意思，因此傳教士在翻譯聖經時，就用「愛」作為翻譯 love 觀念的用字。在現代日本，「愛」嚴格上仍是指上對下的愛，因官方階級差異的廢除及教會

用法的影響，「愛」這個字有時候也可以指同輩之間的愛。

- 日本人並不喜歡隨便承擔「恩」所帶來的人情，尤其是比較生疏的人給的最使他們感到不快，最好能儘量避免由「恩」所帶來的牽葛。在日本，意外事件袖手旁觀不是因為缺乏自發性，而是不願這種非官方的干預會使對方受「恩」，因而捲入「恩」的牽葛中。
- 日本人認為在不熟的人之間接受好處(如接受一支香菸)，是令人難堪的事，表達謝意的禮貌話是說「kino doku」，意即「難受之情」，如單單把它翻譯成「謝謝」、「對不起」或「不好意思」時都不準確，而是同時含有這三種意思。
- 日本話裡表達受「恩」時難堪之情的感謝用詞還有：

Arigato：一個人在接受禮物或商店中對顧客會用這詞，意即「有所困難」，這困難是指對方給予的巨大、難得的恩惠，它是一種恭維之辭。

Sumimasen：字面意為：「這不能了結」。是指我受你的恩，卻不能償還，真覺得遺憾。這詞常被譯成「謝謝」或「抱歉」，其涵意為「我不認識他，卻承受了他的恩惠，為此我感到罪惡，本來不能這樣了結，那還能怎麼辦呢？」

Katajikenai：它含有「我感到羞愧」、「感謝」兩層意思，是指一個人在接受特別的恩惠之後，因為不配接受而感到羞恥和侮辱(承認接受恩時的恥辱)。這個謝詞更強烈的表達了負欠感，更能顯出「恩」的力量，是顧客要求賒帳時說的、領主選了一個身分低賤女為妾時女子時說的……。

- 夏目漱石的小說《少爺》中案例描述「恩」的概念。
〈東京精神分析〉專欄中老年男子的求助案例，描述「恩」的概念。
有興趣者請看原著。

心得分享：

- 中國人也有受「恩」的概念，日本人雖與中國人有小部份類似(如孝道)，但大部份是中國人沒有的。早期對「愛」的涵意也有所不同。

- 日本人不喜歡隨便承擔「恩」帶來的人情，尤其是在不熟的人之間，所以不宜隨便送日本人「重禮」，這會給他們帶來等量償還的壓力。這點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相處時要留意的，不然很容易造成誤會。
- 日語中對表達感受恩時難堪之情時的用語及其涵意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體會，因為並不是我們以為的「對不起」、「抱歉」、「謝謝」那樣單純。